

Jim Spiegel 博士，《宗教哲学》，第 14 节， 有神论与科学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14 节课，有神论与科学。

我们这个时代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有关。

科学对宗教构成威胁吗？宗教信仰能与科学知识相协调吗？正如我们在新无神论者中提到的那样，这是他们的主要论点之一：有神论信仰或任何宗教倾向都与科学相冲突，真正理性、严谨思考的人会避开宗教信仰，不做任何有关精神领域的信仰承诺，只相信物质世界，只相信科学能给我们带来我们拥有的任何知识。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科学对宗教，特别是有神论构成威胁吗？宗教信仰能与科学知识相协调吗？现在，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注意到几个有问题的观点。

我们已经讨论过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知识都必须来自科学，或者所有知识（如果是知识的话）都必须至少是可以科学证实或验证的。如果一个说法不能通过科学证明，即通过经验测试，那么它根本就无法证明。这就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观点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它是自我反驳的。你无法用科学来证明科学主义的论点。

它不是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的东西，因此它不符合其本身的要求。第二个有问题的观点是“空白之神”心态，即宗教旨在解释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神学填补了科学解释之后留下的空白。

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假设某件事不能同时有科学和神学的解释。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科学和神学的一些模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关系？以下是在本讨论中可以找到的三种模型。

一是冲突论，认为科学和宗教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人们必须选择信奉科学或信奉宗教。你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

为了捍卫这一观点，人们经常援引科学史上的某些事件，这些事件曾发生过宗教与科学或教会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例如伽利略之争。近代早期的争论焦点是地球是否真的围绕太阳旋转，而不是太阳和其他行星围绕地球旋转。地心说者与日心说者以及站在宗教一边的教会人士都支持地心说。

与此同时，伽利略捍卫的哥白尼思想是对地心说的挑战，科学最终获胜。伽利略和日心说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恰恰表明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相信教会或神学。或者在达尔文主义和 19 世纪进化论的出现中，这经常被引用，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即这里存在着根本的冲突。

不仅存在冲突，而且至少对于那些持宗教怀疑论的人来说，每当有这样的冲突时，你都应该选择科学。还有一些有信仰的人会肯定这种冲突论，但他们会说我们应该始终选择宗教或神学而不是科学。但这个问题是否存在内在冲突，神学和科学有时确实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哪里？

虽然科学理论有时会与神学信仰相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真理与圣经真理相矛盾。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试图解释一组数据，并设计出各种理论，有时是科学的，有时是神学的。如果我们的理论有时发生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世界、世界的现状和圣经实际教导的内容之间存在冲突。

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另一种看待科学与神学之间关系的模型可以称为独立论，该论断认为科学和神学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研究自然秩序，而神学关注超自然、精神领域和道德领域，因此它们永远不会发生冲突。

哈佛大学长期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提出了一种观点，即“不重叠的权威” (unoverlapping magisteria)，即科学有其关注点，宗教和神学有其他关注点，因此它们实际上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但问题是，有些问题是科学和神学都会研究的，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清楚地

看到这一点。圣经谈到了有关宇宙起源、人类本性、物种起源以及全球性大洪水的某些问题。

圣经中提到和描述的历史事件种类繁多，这些事件都值得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它们之间存在一些重叠，因此古尔德的非重叠权威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点。第三种模型是我所赞同的，我认为大多数基督教科学哲学家都会赞同，它是一种互动模型，认为科学和神学是针对同一现实的互动方法。

有时，他们确实会提出相互矛盾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好吧，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双方所涉及的理论，看看其中一种理论可能纠正另一种理论。因此，我将这样表达这种科学与神学互动方法的想法。在冲突层面，在理论层面，存在一些冲突。

科学理论是对物理世界某个维度的一种解释，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生物学、化学还是物理学。而神学则是对经文进行解释并试图将其系统化。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会提出更抽象、更笼统的主张，试图对数据进行组织和排序。

但这些都只是理论层面的。当我们谈论物质世界的实际事实或真理和圣经的事实或真理时，这里的想法是，没有真正的冲突。同样，当我们试图一方面解释事实或真理或经文的数据，另一方面解释物质世界时，理论层面就会出现冲突。

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发生特定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知道哪种理论解释应该纠正另一种理论解释？如果我的科学理论和我的神学理论相矛盾，就会产生某种冲突：是神学理论纠正科学，还是科学纠正神学？好吧，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我们知道或似乎知道的所有事实，并谨慎对待我们在每种情况下做出的理论推论。并对任何一方的纠正持开放态度。也许我的神学理论存在一些问题，而科学研究正在揭露这些问题。

或者可能恰恰相反。我的科学理论存在问题，而我的神学理论却揭示了这一点。所以，关键在于，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纠正另一个。

而这正是互动的原因。这是对科学和神学有时确实处理相同问题的认可。它们对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论，并愿意用一种方法来纠正另一种方法。

或者为我们指明一个全新的方向，设计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神学范式或科学范式。说到范式，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托马斯·库恩的一些教训，他是 20 世纪末非常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在书中批评了人们对科学本质的普遍假设。

其中一些观点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有关。库恩的两点重要教训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一是科学探究不是中立的。

正如他所说，所有观察都包含理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受到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的影响。我们看到的世界或我们在世界上观察到的现象，无论是生物、化学相关、物理相关还是其他任何现象，我们看到的世界总是由一个范式来解释。

范式只是在特定领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模型。因此，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托勒密与哥白尼关于地球本质的理论：地心说和日心说。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吗？还是地球只是众多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之一？当地心说者走出去，看着太阳，穿过天空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支持他们观点的直接证据。他们用地心说的范式来看待世界。而当日心说者或太阳中心说者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时，他们会说，好吧，我们间接地看到了地球绕轴旋转。

这就是为什么太阳看起来是围绕地球旋转的。所以，他们看到的是相同的数据，或者他们有类似的经历，但他们看到的是现象，他们经历的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解释框架或范式。另一个例子或例证是，假设一个神创论者和一个宏观进化论者去同一个动物园，神创论者说，哇，看看上帝创造的所有不同的动物。

这太神奇了。然后，比如说，达尔文主义者去了同一个动物园，看到了同样的动物，并由此得出结论，哇，这难道不神奇吗？经过亿万年的自然选择和各种随机突变，能产生什么？

因此，创造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研究的是同一种动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因为他们采用的理论框架或范式不同。库恩使用了鸭兔图，该图既可以看作鸭子，也可以看作兔子，但不能同时看作两者。您可以在两者之间切换。

如果你告诉某人，嘿，我要给你看一张兔子的图片，在你把它放到屏幕上之前，他们更有可能把它看成兔子而不是鸭子。如果你提前告诉他们，我要给你看一只鸭子，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把它看成鸭子而不是兔子。所以，我们对鸭兔图像的先入之见与库恩在这里谈论的内容很相似。

我们总是通过某些理论视角来体验世界。这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甚至可能比对其他人更是如此。通过理论网络进行解释只是人类的天性。

库恩的另一个观点或教训是，科学理论并非由数据决定的。许多不同的理论可以一致地解释同一现象。理论的选择取决于它们的解释力，比如它们的普遍适用性、优雅性、美感等等。

但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推导出来的。科学理论并不是简单地从数据中推导出来的。事实上，在科学史上，总是存在着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飞跃，有时会以非常幽默和戏剧性的形式出现。

发明了苯的化学结构和三维取向的人名叫凯库勒，他试图弄清楚这是如何实现的。他制作了各种图表，试图弄清楚如何才能得到具有特定数量的碳和氢分子的苯。这是如何实现的？我认为它的化学式是 C_6H_6 。

但这条路并不好走。它只是一条直线。后来有一天，他在火炉前打瞌睡。

当你在完全失去意识之前就进入一种梦境时，你就会进入一种梦境。他想象或梦见火中一条蛇咬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环。他脑子里想着苯，说，也许就是这样。

他坐下来，画了个草图。果然，这就是解释。就像苯是一个有交替双键的环。

这就是他问题的答案，它以一种非常随机、偶然的方式诞生了。放射学的诞生也是一种类似的偶然、随机的方式。各种各样的科学发现都是以不太理性的方式实现的。

我想，这有点极端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异常随机的。但即使在科学家理性地、更系统地发展理论的情况下，这也不仅仅是从数据中直接推断出来的。

总是需要发挥想象力。当理论发展起来时，它们总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它们也解释相同的数据。但问题是，哪一个理论能最好地解释数据？事实上，这些美学品质是需要考虑的，比如优雅。

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数据？你可能会说，有些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美丽。爱因斯坦经常强调这一点。如果有一个宏大的统一理论，能以一种非常高效、优雅的方式将所有经验科学统一起来，那么它将因其美丽而闻名。

它将具有一种美学上的卓越性。科学理论也有这样的维度。那么我们在做科学研究时所做的假设呢？这也需要考虑。

科学的预设。科学家所做的假设之一，因为每个人都会做，就是所谓的感知的普遍可靠性。如果你一开始就假设你的感官有一定的可靠性，你就无法用科学证明你的感官都是可靠的。

您可以去看验光师或耳鼻喉科医生。您可以检查耳朵并测试听力。但即使去这样的专家那里评估您的感官，您也已经假设您的感官具有普遍的可靠性。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一个基本假设。这是一种哲学上的信条，即使是最严谨的科学家也需要假设感官是可靠的。这是一种信仰承诺。

因果律规定，任何结果必有其因。同样，信仰承诺也是如此。我们首先假设结果必有其因。

大自然是统一的，自然法则将保持不变。未来将与过去相似。

逻辑定律是可靠和值得信赖的；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时必须做出的假设。所以这也是科学无法证明一切的另一个原因。

为什么科学主义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在开始做科学之前，必须做出某些假设。所以，从我们对科学的看法来看，所有这些都应该令人谦卑。

这并不是要贬低科学的权威、力量或意义，科学在医学、交通和通讯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乘坐商用飞机，只需几个小时就能从纽约飞到加利福尼亚，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可以尽可能高效地进行手术，甚至是脑部手术，并治愈各种疾病。

但尽管如此，科学也有其局限性。它是一种强大而有效的方法，但也依赖于某些信仰承诺，比如这些科学的前提，即使它们是哲学信仰而不是神学信仰。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些与科学方法论有关的问题。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我们可以考虑神学因素吗？这样做合适吗？一个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决定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起源之争。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区分两种自然主义。

一种是形而上学自然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物质世界存在。没有超自然生物，没有上帝，没有天使，没有非物质的人类灵魂。另一种自然主义只是方法论的。

方法论自然主义认为，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必须完全参考自然现象，而不能参考任何超自然因素。当代有许多方法论自然主义者，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和有神论甚至基督教信仰，但他们强调一种方法论自然主义，即我们应该将对物理世界事件的解释限制在物质原因的范围内。

而诉诸超自然因素来解释物种形成或人类意识等事件则是一种放弃；它放弃了诉诸人类灵魂或特殊神灵创造的科学承诺。这就是方法论自然主义者的方法。这两种自然主义形式很容易混淆。

许多方法论自然主义者被指责为隐秘的或无意的形而上学自然主义者。但同样，有人可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仍然是方法论自然主义者，相信上帝、天使

和人类灵魂，并坚持我们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因此，方法论自然主义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自然主义。

因此，基督徒或其他有神论者可以连贯地肯定方法论自然主义。但是方法论自然主义是基督徒或其他有神论者的最佳观点吗？以下是方法论自然主义的论据。其中一个论据是诉诸科学的本质。

它说科学的意义在于用其他自然现象来解释自然现象。因此，诉诸超自然实体是作弊。我曾与一位后来在一所主要研究型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交谈过。

他是一位坚定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所以我们就此展开了讨论。当他向我解释他的观点时，他说，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那些诉诸超自然原因来解释物种形成甚至人类意识的人，就像踢足球时跑出界外的人，比如在 15 码线，然后在饮水机旁，他的队友在边线上，然后回到球场另一端的界内。

10 码线进入端区并说，我得分了。这是作弊。你出界了。

科学的本质就是，我们应该始终寻找自然原因，而不是超自然事件的原因。当他给我这个类比时，我的回答是，这不是在回避问题吗？他称这是作弊，但谁说了算呢？谁能确信，我们永远不能推断某种超自然干预、某种超自然原因的发生？谁说得出人类意识是由人类拥有的精神或灵魂来解释的结论是不科学的？他无法给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只能说，好吧，这就是当今科学研究的方式，至少主要是这样。然而，在现代，尤其是在近代早期，人们并不这么认为。

现代科学之父几乎都是有神论者，其中许多人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将他们的神学与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相结合是完全自然和恰当的。所以也许这是现在的主流方法，当然在西方文明的科学界中，这种非常强烈的推定支持方法论自然主义。但仅仅因为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科学史上所处的位置，就能得出这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绝对规范吗？方法论自然主义的另一个论点诉诸于功能完整性的概念。

霍华德·范泰尔 (Howard Van Til) 和其他人都援引了这一概念，称上帝创造了物质世界，使其能够自给自足，并能够通过我们所谓的自然法则自行运转。因此，我们不需要诉诸任何超自然力量来解释我们遇到的任何现象。关于这一点，有几点：这诉诸于功能完整性。

有点讽刺的是，为了证明这种方法论自然主义方法的合理性，范泰尔等人明确地依赖某些神学考虑。它还误解了自然法则，好像自然法则是可以真正解释任何事情的实体。自然法则是对常规或常规现象的描述，而这些现象又需要自己的解释。

为什么会有平方反比定律？为什么会有强核力和弱核力？为什么会有这些热力学定律？这些都需要解释。所以，自然法则并没有提供任何因果解释。它们本身需要解释。

以上就是方法论自然主义的一些论据以及各自的问题。方法论自然主义的另一种选择是所谓的有神论科学。这是阿尔文·普兰丁格等人和其他参与智能设计运动的人所倡导的另一种方法。

有神论科学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会考虑神学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一个人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知识（包括神学真理）进行科学研究是可以的。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学科也愿意听取科学和其他学科的意见。

这是合理的。在学术界，我们重视并欣赏跨学科方法。为什么科学应该例外？作为一名哲学家，我希望从历史和科学、社会科学、文学批评等方面获得意见。

历史学家希望从科学、哲学等学科获得信息。神学家希望从所有这些其他领域获得信息。为什么科学家不应该对包括神学在内的所有其他领域的信息持开放态度？智能设计理论再次成为有神论科学的一个例子。

智能设计理论既涉及无生命自然的问题，讨论宇宙的微调，也涉及有生命领域和生物系统。根据这种观点，设计的证据可能会让我们推断出超自然的原因，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物种的起源、人类意识还是宇宙的起源。在生物学和生命系

统的背景下，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一概念，它一直是备受争议的主题，但智能设计理论家经常将其作为超自然因果关系或解释的证据。

对于这样的结构或功能，没有更简单的前体系统可以产生它。在生物领域，有这些不可简化的复杂循环，例如，DNA 需要信使 RNA 来产生，而信使 RNA 是 DNA 产生所必需的。这种极其复杂的循环或生物功能循环最初是如何开始的？这就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最后，我想谈谈阿尔文·普兰丁格对科学和宗教的看法。他大约 10 年前出版的巨著《冲突的真正所在》。这可能是我读过的关于科学和宗教的最好的书。

他在这本书中的论点是，科学和有神论宗教之间存在表面上的冲突，但深层次的和谐，而科学和自然主义之间存在表面上的和谐和深层次的冲突。那么，科学和自然主义之间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呢？通常，我们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那么他们可能会因此而倾向于自然主义，因为这两者往往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普兰丁格认为，不，事实上，这里面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它们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首先，这可能是他的主要论点：自然主义很难解释科学的这一基本假设，即我们的认知能力对于探究来说是可靠的，思想反映了现实，我们的认知能力倾向于产生比错误信念更多的真实信念。

事实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它们旨在产生真实的信念。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做出的假设，而不仅仅是科学家。

但普兰丁格指出，这对自然主义者来说是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是自然主义者，你就必须是达尔文主义者。这是唯一能解释所有生物体（包括人类）所有不同属性和特征的理论。所以，如果我的认知能力和我身上的其他一切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经过漫长岁月的随机突变而产生的，那么即使这在我的物种中产生了一种对环境的适应性，拥有我所拥有的认知能力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它并不能保证我的认知是为了真理。在整个达尔文主义故事中，你能从哪里获得任何信心，相信我们的认知能力是为了产生真正的信念？你从中得到的最多信息是，我们的认知对于生存是有效的。然而，有很多错误的信念可能具有巨大的生存价值。

举个例子，假设我出于某种原因形成了这种错误的信念，即如果我在 50 岁之前不还清房贷，我就会被捕入狱。这是一个荒谬的信念。但假设我在 30 多岁时形成了这种信念。

我向你保证，到我 50 岁的时候，我会还清房贷。我将不再背负抵押贷款债务。这对我有好处。

这对任何人都有好处。错误信念可以带来很多生存价值。它可以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我们还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例子。仅仅因为我拥有这些从实际角度来看非常有益的认知能力，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为了追求真理。但对于科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我们的认知能力倾向于产生的信念是为了产生真正的信念。

有神论可以解释这一点。自然主义不会给我们这种保证，但有神论却可以，因为有神论者相信，事实上，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设计了人类，上帝有兴趣赋予我们获取真理的认知能力，旨在产生真正的信念。

因此，这将成为科学与有神论之间一致的主要来源，即这种信念，或者说有神论宗教解释了我们的信念，即人类认知旨在追求真理。还有，自然的一致性。这是科学家一直做出的假设，但自然主义无法理解任何相信自然法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的信念。

但有神论者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上帝以这样的方式安排世界，使这些自然法则在时间的长河中保持不变和可靠，对科学研究来说是可靠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测未来的现象，这对科学实践至关重要。最后，数学在理解物理世界中的有效性，这对自然学家来说绝对是一个谜，物理学家所做的所有这些非常复

杂的计算如何如此完美地映射到现实世界中，以至于当你进行计算时，你可以确信当你进行实验时，结果会和你预测的一样。

爱因斯坦曾预言，遥远恒星发出的光在经过太阳时会受到太阳引力的影响，这是他相对论的一部分。当这一理论在 1919 年 8 月的一次日食中得到验证时，爱因斯坦甚至懒得去那里。当他的理论得到证实时，他的一名助手来到他的实验室说：“爱因斯坦博士，你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你的理论得到了证实。”

正如您所预测的那样，据报道，爱因斯坦甚至没有抬头。他只是不停地记下他在实验室里做的笔记。他唯一的反应是，哦，我知道是这样。

数学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仅凭数学就确信这个关于物理世界的极具争议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只是一个例子。

每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根据数学计算做出预测，而我们却视之为理所当然。即使是在建造书架或对我的房子进行某种装修时，每当我做木工活或做其他事情时，我都会想起这个事实。我进行数学计算，果然，如果我仔细计算，我制作的物品、我建造的餐具柜或我制作的书架就会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因为思想在数学领域反映了现实。

您如何解释这一点？有神论者对此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上帝将世界设定为这样，他将人类的思想和认知融入这个世界，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信思想反映了现实。现在，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勤奋和严谨地进行数学和其他思考，但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这是因为上帝将其设定为这样。

自然主义者在这里或任何其他事情上都没有解释。所以，我认为普兰丁格就科学与宗教（特别是有神论）之间的深刻和谐以及自然主义与科学之间的深刻冲突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观点。所以，我们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14 节课，有神论与科学。